



那一首绿叶之歌

王志红

深情总是太浓，时光却是匆匆。不经意间，当年仰望星空的女孩，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编。

来时，长沙芙蓉北路还是一条窄窄的运煤路，建湘路上湖南日报社一张枣红色的铁门，走进我美好的青春，走进这五彩斑斓的人生。

这份缘，起于1987年，湖南日报开展“《绿叶之歌》——我爱社会主义祖国”征文竞赛，二十出头喜爱文学的我，在征文竞赛中获奖，被通知到报社参加颁奖会。会前，报社社长、总编辑一行人到湖南旅社，看望我们这群基层获奖者。

幸福来得太突然。当汪立康社长握着我的手，问我愿不愿意来报社工作时，我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掩不住满脸喜色，连连点头。没几天，跟着报社调档案的人事干部，我“驾雾腾云”般来到报社评论组上班。

那次的征文竞赛，一纸调令上，还有一个来自隆回县的获奖小伙子，就是后来成为《经济日报》湖南分社社长的刘麟。

两片稚嫩的绿叶，就这样扑进了党报的怀抱。学着写“高大上”的评论，理论功底不可能一蹴而就，刚到报社那会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常在办公室咬着笔头，皱着眉头，冥思苦想，祈祷灵感电光火石般到来。

评论组对面是文艺部，那是我的“梦之蓝”。经常有文学青年到访，不时有欢声笑语传出。

每当我脖子伸长、两眼散光时，坐在对面的评论专家夏阳老师，总是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我，谆谆教导：板凳须坐十年冷，要耐得住寂寞。

当时报社社论和一些重要的本报评论员文章要送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审，非常重大的还要送省委书记审，我进省委见这两位大领导比见远在常德的父亲还多，虽然只是帮夏阳还有评论组组长王武跑跑腿，却无限满足了少女的虚荣心。我在“摇把子”里对着电话那头的父亲“吹嘘”：省委大院如何美，省领导如何平易近人，还会让秘书给我泡茶。在基层当宣传部长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夹起尾巴做人，感恩报社的培养。

但年轻的心，无处安放；躁动的青春，血脉贲张。在最好的时光里，我又怎能流水无声，傻等岁月风干？

评论组很难出差，我在努力学习写一本小言论“随感录”时，终于争取到了一个下基层采访的机会。采访对象是扎根在侗乡的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生杨文钦和他的妻子扎西志玛。我带着一个女实习生，坐上绿皮火车去怀化。

30年前的湘黔铁路并不太安全，深夜车匪一个个车厢“扫荡”。我和小实习生吓得依偎着假装睡了，任由放在茶几上的物品被拂走，根本没敢吱声；从怀化到新晃的火车上，另一波人“故伎重

演”，“顺”走了我一副墨镜；采访结束，从怀化回长沙，本来说好送我们上车的一位科长同志临时放我们的“鸽子”，我俩赶紧慢赶，终于挤上了火车，顺手把行李包放在座位前的茶几上。

突然，车窗外伸进一双手，“咪溜”一声把我俩还没来得及放到架子上的行李抢走了。等我俩缓过神来，一声汽笛长鸣，火车缓缓驶出站台。在咣当咣当的铁轨声中，我俩大眼瞪小眼，完全傻了，最气的是赶写出来的长篇通讯还在行李包里。

太猖狂了！回到报社，我一气呵成写下了《湘黔边界采访，记者三次遇劫》的稿子。

稿子第二天见报后，湘黔边界立即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一举扫荡了铁路沿线的车匪路霸。宁静，又回到了美丽的湘黔边界。

这就是党报的力量，这就是舆论的威力。

人生有太多的巧合。几年后，那个放我“鸽子”的科长同志也调进湖南日报当记者，我们成了很好的同事，并肩作战组织的《走近科学家》报道还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是后话。

我辜负了恩师夏阳，终没有成为他所期盼的女评论家，而是在时政新闻领域里奋勇前行。

年轻的我，总在奔跑，总在一线：98抗洪，衡阳113火灾，凤凰垮桥、2008年冰灾……

记忆里，有一些色彩无法抹去，有一些感动让你温暖至今。

1997年1月29日，长沙燕山酒家大火。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郑培民赶赴火灾现场指挥，看到满脸黢黑的我站在余火未灭的现场采访，他自己一边冒着危险往里冲，一边侧头严肃地对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雷盛武说：“太危险了，叫你的兵把那个不怕死的女记者‘拖’出去。”

2006年迎战“碧利斯”洪灾，我随省委主要领导直接从省防汛指挥部奔赴受灾最严重的耒阳、资兴。当晚我在耒阳前线赶写的中央政治局领导现场指挥湖南抗洪的通讯被卡在借来的电脑里，重新开机又不知密码。大半夜里，我急得在电话里边汇报边哭，时任报社总编辑的李发美在电话里说：“志红，我相信你，拿起笔慢慢回忆，我在报社晚班等着你的稿子传真过来……”

我的情绪缓缓平复下来，抹干眼泪，铺开稿纸，拿起钢笔，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把已送审的稿子重新回忆了出来。凌晨4点多，稿子终于传真回报社，第二天在头版见报后，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心，极大地鼓舞了湖南人民夺取抗洪抢险斗争胜利的决心。

有风雨，也有成长；有拼搏，更有新的出发。

与新中国同岁的《湖南日报》，有着毛泽东主席3次题写报头的殊荣。在滚滚前行的时代洪流中，注定有一些优势会离她而去。

城市的飞速发展，曾经的运煤路变成了金融街，然而金融街上的湖南日报社，办公楼还是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专家的作品。

利用党报优势，在原址新建现代化报业大楼，成为当务之急。2012年7月1日，省委主要领导铲下了湖南日报“新湖南大厦”建设的第一锹土。

我当时已进报社党组班子，作为负责对外筹资的大楼副指挥长，我带着重点办主任张弘等一队娘子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上天入地”争取政策。在各方鼎力支持、建设者们的顽强拼搏下，两栋高楼1000天封顶，可比肩“深圳速度”。

大厦巍峨，高高耸立在芙蓉路上，那熠熠生辉的“新湖南”三个红色大字，仿佛在提醒我：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70年，峥嵘岁月，一代代湖南报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写下湖南日记，见证潇湘巨变。今天的湖南日报，以融媒体改革为突破口，从新湖南大厦重新起航，正劈波斩浪，奋力向前！

从一名新闻门外汉，到省级党报副总编辑，如果说党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我就是那树上的一片微不足道的绿叶，是党滋润了我，温暖了我，成就了我。

我要纵情歌唱，唱一首绿叶之歌，那是叶儿对根最深情的倾诉……



追寻英烈的足迹

温琳

今年6月12日是曾经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发生80周年纪念日，在平江惨案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位烈士，曾上过井冈山，在红色瑞金工作，走过万里长征，与蒙古首领结盟，以后八路军少校团副身份回到湖南参与抗日活动，接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前夕，发生“平江惨案”，牺牲时年仅32岁。他就是罗梓铭。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他们的事迹不能被时间所遗忘。日前笔者在其孙子罗勇的带领下，先后走访了瑞金、遵义、环县、吴起镇、延安、平江等罗梓铭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追寻烈士足迹，只为让英雄的精神永存。

瑞金

为红军输送了几百名热血青年，向刘少奇请教写毛笔字、写文章

7月的瑞金，一场雨浇灭了当地炎热的天气，这座位于赣南莽莽群山中，是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城西沙洲坝有一口“红井”，它清冽甘甜的水一直在小学课本里流淌，浸润着一代代接班人的心田。笔者来时正下着雨，打着伞在井边用竹筒舀水喝的人络绎不绝，附近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离红井不远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那是一栋老式土砖结构的天井式住宅，墙上挂着罗梓铭的像。80多年前，他作为工人代表，是董必武院院长的临时最高法院陪审员，参与了当时轰动苏区的左祥云等人贪污案的审判。

当地党史专家严帆介绍，罗梓铭是1933年初来瑞金的，他作为湘鄂赣省代表出席了全国苏区职工代表大会。会上他汇报了湘鄂赣省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受到时任苏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赞赏，当选为中国店员和手工业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工会党团书记，留在了中央苏区协助刘少奇开展苏区工人运动，在保障工人利益、开展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中央苏区的生活十分艰苦，罗梓铭用小蒲叶包装饭，分两顿吃，菜没有油，有时连盐也没有，就把青菜沤酸用白水煮着吃，或抓几个辣椒在火上烤一烤，他也吃得很香。他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低，常到楼上刘少奇的房内向刘少奇请教，学习写毛笔字、写文章，在《红色中华》上发表过文章。

1933年秋，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罗梓铭协助刘少奇组建以苏区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先后奉命到广昌和赣南做战地动员工作，发动赣南的工、农、青、妇组织，输送了几百名热血青年参加红军，出现了“父母送儿上前线，夫妻双双上战场”的动人景象。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罗梓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7月，罗梓铭调任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开始为红军长征做准备，3个月后，随中央红军第二纵队开始长征。

遵义

担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保障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位于贵州北部的遵义城，是一座改变中国命运的城市。在凤凰山下的闹市区，有一栋两层楼青砖木结构房屋，那是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在进军途中帮助人民群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组织，也是黔北高原上的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旧址里挂着罗梓铭的画像。

1935年1月9日，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老城省立第三中学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在新城豫章学校建立起“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罗梓铭任主席，徐特立、毛泽民分别担任教育委员和财务委员。当地党史专家介绍，罗梓铭积极推行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和土地法、劳动法，发动劳苦群众没收地主土豪土地财产、为红军筹被、筹款，扩建红军，组织工人纠察队、革命先锋队等群众武装，做了大量的工作，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红军在遵义期间，当地参加红军的人很多，有的战士一时领不到军装，罗梓铭做过裁缝，徐特立教他把缴获的敌军帽子改成红军帽子；拆开后用竹篾片作“遮阳”，用红布剪好五角星贴上。后来，罗梓铭在遵义扩兵会议上也教新兵这样做，在部队传为佳话。

遵义会议后，罗梓铭结束了在遵义的使命，继续踏上长征的征途。临走前，罗梓铭召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开会，作了动员和安排。在遵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张士民回忆，当时罗梓铭怕她行军有困难，要她留下，但怎么也说服不了她，只得让她随红三军团政治部踏上了长征之途。

陕甘宁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4名蒙古族首领结盟为兄弟

河连湾村是黄土高坡下的一个寂静小村庄，环河在旁缓缓地流淌，80多年前，这里曾打响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这里还有河连湾陕甘宁省政府旧址纪念馆，纪念馆是一个小四合院，展厅里挂着罗梓铭的画像，80多年前，他曾在这里战斗过。现在，这里时常有人来凭吊。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新设陕甘宁省，省委驻地就在河连湾。李富春任中共陕甘

宁省委书记，罗梓铭任组织部部长，下辖定边、安边、赤安、环县、豫海等多县的党组织。环县党史专家陈希祥介绍，罗梓铭接到命令后迅速就任，协助李富春全面开展陕甘宁省委的工作的同时，经常深入所属各县发动群众，领导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筹粮筹款，扩大红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

陈希祥说，陕甘宁地区有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罗梓铭特别重视开展统战工作。为了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在执行民族政策时不出现偏差，罗梓铭组织几个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把我党少数民族政策编为简单易掌握的“民族政策十条”，提醒干部、战士与少数民族人民相处时的注意事项。

红军解放定边县城后，罗梓铭受命在三边地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蒙族首领派人来联络，与红军结盟联合抗日，红军方面有罗梓铭、赵敏；蒙胞方面有4名蒙族首领，结盟仪式按蒙族风俗隆重举行，按生辰年月排列，长者为宜，幼者为弟，仪式完毕摆上酒宴，尽情痛饮同心酒。这次结盟为罗梓铭后来协助李富春在陕甘宁省委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让红军的后方根据地更加巩固。

不久，罗梓铭被调到陕甘宁根据地担任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特委书记。这里是沙漠地带，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生活十分艰苦。他患有肺病，咳得厉害，经常熬夜写材料和处理各县区的工作。组织上见他病重，瘦得眼窝深陷，要给他单独开餐，他不同意，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池盐是三边一宝，但由于运输问题没有解决，大量食盐运不出来，三边人民急需的棉布、粮食等生活用品也换不回来。罗梓铭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带人到长城外购买了一批骆驼。路上，他咳得几乎直不起腰，有时咯血，仍悄悄擦干嘴边的血迹，咬牙坚持。

1937年5月，罗梓铭结束了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回延安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他被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

平江

“惨案”发生时宁死不屈，妻儿受乡亲保护逃过一劫

湖南平江的汨罗江畔，有一栋南方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门面不大，却有十余丈长的进深，前门临街，后门通向河边。临街门面挂着“亿倡药店”的招牌，抗战时期这里是新四军留守处，罗梓铭就是留守处负责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中央派罗梓铭回湘担任湘鄂赣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担任新四军平江县嘉义留守处(后改通讯处)负责人。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汤森蒋介石秘密指令，派特务营长何学植和连长余启友带特务连突然包围我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通讯处秘书吴赞众，将罗梓铭、吴洲、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等人捆绑逮捕。

当晚，他们要罗梓铭交出我党组织名单，将罗梓铭等人吊起来拷打，用烧红的铁钎往他们身上烙，妄想他们屈服。罗梓铭等人受尽毒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一字不供。敌人无奈，于深夜十二点把罗梓铭、曾金声等4人带到嘉义镇虎形岭一口淘金的废井旁说：“如果再不供出你们的情况，就将你们推入井底。”罗梓铭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切齿痛骂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罗梓铭每呼一句口号，匪徒就用匕首刺他一刀，最终把他们一起推入数丈深的竖井，一阵乱枪后将他们活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平江惨案”。据收后来殁罗梓铭遗体的群众说，他身上有30多处刀口。

这一惨案激起了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人民的公愤。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万人公祭死难烈士大会，各界人士1万多人冒雨参加，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著名演说，沉痛悼念涂正坤、罗梓铭等烈士，声讨国民党暴行。董必武在悼词里称赞他：“在乡驱虎凶，为国靖烟尘。”

罗梓铭牺牲时，儿子罗吉林才8岁，他们一家都住在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罗吉林生前回忆，父亲被国民党带走后不久，他母亲洗衣服回来，通讯处门口药铺的涂老板忙把她叫进去，对国民党士兵说这是她女儿，洗衣服刚回来。涂老板藏好他母亲，又马上要儿媳到街口饭店叮嘱老板等罗吉林放学回来，把他拦住藏在店中。当晚母子俩被悄悄送到平江长寿街，被地下党组织悄悄送到浏阳，才逃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在虎形岭建成“嘉义烈士陵园”“昭忠亭”。罗梓铭的后人一直生活在株洲。日前，株洲市党史办正在编采罗梓铭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

词三首

杨壮

《浣溪沙》

6月初，为《连线红土地》赴古田，雨后青峰如画，入夜繁星缀天，颇为感怀。

仆仆风尘到古田，下车直奔旧址前。曾经星火燎原。等闲不识周频率，谁主沉浮谈笑间？漫天星光照流连。

《采桑子·述怀》

云横天路难何惧。才下罗霄，又上罗霄。连线浏阳向高潮。情牵红土拳拳意。最是今朝，不负今朝。别裁新韵步高骚。

《菩萨蛮·行闽赣》

瑞金于都大柏地，长汀古田又才溪。雨后客家山，千里连闽赣。

凭栏曾记否，往事岂悠悠。长征又长征，鸿鹄万里心。



《连线红土地》

(组诗选一)

蒋子云

汝城

这座城池，是你的也是我的，包括那些山川，树木，鸟声田地的玉米滚烫的泉水，连同滚烫的信仰我们都共同拥有，或者彼此拥有拥有彼此比如，半条棉被

人世间许多相遇时间、地点、人物纯属偶然就看是谁，或以怎样的方式就像这支队伍经过沙洲三位年轻姑娘或者说女战士敲开寒夜，敲开门扉心扉一豆油灯，一盆炭火徐解秀捧出一撮糙米山村用善良救济队伍的饥寒临时搭起的床铺一条棉被下4个女人一个小孩滚烫的血液彼此取暖稻草柔软托枕今夜温情的梦呓

其实，鉴别人心或更多事物不必太长久的时间也不必太多的物质有时只需留下一条棉被不！只要半条我们各自一半彼此拥有！这是一支队伍留给山村的承诺与希望这是一个山村留给队伍的方向与力量

多年以后年轻的女战士成为大姐无数大姐送来崭新棉被官享祠堂兑付那张保存63年的粮食借条那夜经过沙洲的红旗像树木长满大地那把剪刀，当年裁剪的不是棉被，而是一分为二两幅绝佳的山水一幅留在都城一幅留在山野……



我与湖南日报 征文